



深度 异乡人

异乡人——竺晶莹：从“盛世”中出走，那些与我同行的中国年轻人

“我们永远都是异乡人。”很多人沉浸在盛世的狂欢之中，少数人却选择成为政治上永远的异乡人。对于我们来说，难道真的只剩下移民与认命这两个绝望的选项了吗？

端传媒实习记者 竺晶莹 发自香港 | 2018-03-16



图：Tsengly / 端传媒

“来北京四天，已非常想家。念头一转，不知道你们如何能经年累月待在外面？”大学老师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我一时语塞。

原来自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在他人眼中竟有著一抹“坚毅”色彩。看看周遭，又有谁不是一直在路上呢？当这个世界被历史裹挟著走向全球化，人口移动往往在所难免。而敢于离开成长的土地、自己的国家，又常常被视为一种“孤勇”。不过，即使我们穿越大洲横跨地球，在人生的地图上拼满一块接一块的城市以后，又是否真的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有人在各种文化间游刃有余，有人却更加固守曾经的国族认同。

时至今日，打包行李的技能已是驾轻就熟，才猛然发觉，也许在辗转过一个机场以后才能够一步步成长。而“中国”这两个字的意涵，再也不仅仅存在于深红色的护照封面上.....



位于中正纪念堂园区内的广场，因园区正门牌匾的题字“自由广场”而得名。摄：林振东/端传媒

从宁波到台北，穿越的民国102年

从宁波到台北不过一个半小时的飞机路程，太平洋的风吹过我的脸颊之前，我印象中两地之间最大的联系莫过于“蒋介石”。后来在台湾，每当我介绍自己是宁波人时，对方如果有点历史概念大约就是“喔，老蒋的故乡”，不过也听过非常老江湖的说法“宁波人就像中国的犹太人，最会经商了”。

十八岁的我，好像更果断些。2013年，响应著心中对于文学的喜欢，大约非中国文学不念，恰巧浙江省又是开放去台湾读书的八个省份之一，因此不准备去欧美也不想留在大陆的我，就缘来深浅地成为了陆生中的一员。而现在看来，我们这个群体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历史“标本”。

到达台北以前，我心中一直存在两个不搭调的“台湾形象”。一个是对中华民国的想像，有一种国民党退踞台湾时所带著的英雄末路之感，再加上胡适等人当年的毅然决然，想著那该是个很有底蕴的地方；另一个却是陪伴著80、90后长大的流行歌和偶像剧，甚至在大陆的新闻里，那片岛屿仿佛连立法委员开会都充满著综艺效果。如今回望，“民国”这两个字背后远远隐藏著更多的博弈，而台湾流行文化这几年却在两岸经济此消彼长之中快速式微。

飞机降落以后，除了被温软的台湾腔包围之外，入境表格上的民国纪年让我很是穿越。因为中国大陆的语境里，民国在1949年早已“戛然而止”。但是那一刻，历史得到了延续，仿佛许多“前朝”遗事都涌现到了眼前。曾经历史老师教我们1912为民国元年，所以计算今年是民国多少年，就要用公元多少年减去1911，原本他教这些是为了让我们应付考试，没想到我还真派上用场。

那是民国102年的一天。

从桃园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惊讶于台北之“旧”，这里的建筑、街道和大陆十几年来的“大兴土木”有著天壤之别。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眼缘，但只怕“旧的”往往隐藏著更多昔日时光，一个只会拆和建的商业社会逐渐生产出的却是流水线上的城池。现在无论去哪里，仿

仿佛每座中国大陆的城市都像是复刻出来的，无数的商业广场和簇新的历史古迹，人造的“整洁”掩盖了真实温度。

因此台北反倒令人觉得真切。然而，有不少台湾同学跟我说对大陆很是神往，希望毕业旅行可以去敦煌西安看看，可能是我们念中文系的原因，对诗词歌赋中的世界存在天然向往。先秦《诗经》隐藏在黄河流域，《楚辞》流连于湘江河畔，盛唐气象座落在长安之间，而南宋的颓唐更是逃不开江南烟雨。几千年美好的中华文化果真还能在这些明确的地理坐标中呈现吗？

有个朋友暑假走了趟山西以后败兴而归，抱怨说“我真的很傻眼，你知道吗，山西的关帝庙大禹庙居然全都是近年新建的，感觉都是在发展旅游业。我想看遗址诶，就算光秃秃的也比这些假的好。”另一个朋友倒是撇撇嘴不以为然，“一片废墟你还看什么，再说几千年过去了，怎么可能还有真正的遗址，现在做一个历史的还原纪念也没什么。”我听著他们大陆之行的感受倒是觉得有趣，真正的中国既然不一定在特定的地理坐标之内，那它到底在哪里呢？



台湾一间废弃工厂的墙壁上，挂了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及国父孙中山肖像。摄：林振东/端传媒

大概很多人包括我都认为中华文化彰显在台湾，毕竟毛大搞文革之际蒋提出了文化复兴。在博客大热的年代，应该有好多人看过韩寒那篇《太平洋的风》，更加认为台湾是多么的“温良恭俭让”，而“德”字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内核。每个到过台湾的人估计都能讲一箩筐台湾人好友善的故事吧，比如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眼镜店老板送隐形眼镜、被请吃牛肉面等等，以至于“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流传甚广。有一个盛夏的午后，突然滂沱大雨，没带雨伞的我本想下车后在车站等一阵再回家，但同站下车的阿姨却为我担心“妹妹，你没带伞吗，不好意思我赶时间不能送你过去，我帮你去那家米线店借一把啊”，然后她就匆匆穿过大雨拿回一把伞塞到我手中。这样的故事天天都在台湾上演，我明白台湾也有不理想之处，但你却真的找不到一个现存更好的华人社会了。

如果作为到台湾旅游几星期的人，我可能只会循著历史和文学中的线索来寻找民国踪迹吧。但2017年离开以前，在这片岛屿几乎生活了四年的我，踏过山水见过社运，也渐渐明白台湾的美丽与哀愁。曾经和学姐去圆山饭店吃饭，她说很喜欢杨德昌的《一一》，所以离开台北前想去电影取景地看看。很巧的是，那天也有一对新人结婚，一家人站在大堂中央铺了红色地毯的台阶上，拍全家福，几乎和电影的开头一模一样。圆山始终带著历史象征和文化符号立在山丘上，红砖黄瓦倒仿佛国民党试图在台北复制又一个六朝金粉的故事，然而终究“反攻大陆”的口号在滔滔浪声中成了逐渐退场的背景音乐。

比起杨德昌的宿命感，侯孝贤更带著批判。《悲情城市》让人心里咯噔一下——台湾本是台湾，当年中华民国对其何尝不是一种“占领”。幸而1987年解严，多元文化与不同族群在民主宪政中达到和解，台湾因此而伟大。不过在今天经济日益疲软的环境下，“民国”仿佛越来越被人遗忘，有的只是熙熙攘攘的政局，以及一不小心就将民主演变为民粹的现况。但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在淡水的夕阳下，看著被吹的越来越大的七彩肥皂泡，找回一点小确幸呢。

海牙，2015年，丰盛的孤独

我性格中可能带著一种容易厌倦的因子，所以大三时想离开湿热的岛屿一阵子，便在2015年申请到了荷兰交换半年。在欧洲那阵子，我好像才懂得了白先勇创作《台北人》的时空

感，“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

坐在阿姆斯特丹Schiphol机场开往海牙的火车上，清晨的窗外迷蒙一片，薄雾中草地和风车飞快掠过。咣当，海牙车站的自动门打开——红色的花开著，几个身著制服的警察在吹口哨，一辆电车叮叮咚咚摇晃著走远，紫色项圈的鸽子扑棱棱从砖红色的建筑前滑过，而我孑然一身，拖著两个行李箱。啪嗒，身后的门已经关上了。那种丰盛的孤独好像置身于索伦蒂诺的电影中一般。我当时心想，从前来过的欧洲不是这样啊。那天才发现，欧洲还是那个欧洲，只不过旅行和生活从来不是一回事，旅游总是洒脱反正都是萍水相逢，一碰到生活却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好在这种低落的心情没多久就被沸腾的火锅消灭，荷兰的秋天多雨且寒冷。欧洲真的可以安静到无聊，一天总有那么几场雨，在房间看著白天越来越短，被吞噬的厉害。一同火锅的日子里，我认识了不少在欧洲读书的中国同学。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就读不同的专业，却好像有著共同点：一样的爱国。他们并不会为国家和政府划下界线，而是一股脑的打包这些概念成为“中国”，全部接受与认同。



国立台湾大学前的街上，电单车等候。摄：林振东/端传媒

无独有偶，身处西方社会的强烈陌生感总逼得我们错把“国”当作“家”来爱。“当年在美国读书那才叫爱国，假期回家我爸总忧国忧民，但我特别不服气，还为政府辩护说不容易，”平时冷静的他说到这一段倒有些反常的激动。“但到香港工作以后，才慢慢感到有些事真的挺可怕。”这是一个比我年长几岁的哥哥，去年在香港我同他下午茶时的对话，在中环上班快四年的他，边说边无奈抿了一口茉莉香片。热爱与反叛并非截然对立，取决于你身处哪里。

避谈政治是一种选择，通常也是家长对我们的告诫。我去了台湾读书以后，我爷爷每天准时收看央视的《海峡两岸》，由于大陆新闻的片面性以及台湾政客的戏剧性，他时常认为那是个“是非之地”，不时提醒我不要参与政治。等我2015年到了荷兰，当时的欧洲又是多事之秋，叙利亚战争升级、巴黎恐袭、时局动乱，家人总说要少往人多的地方凑。这些关心的声音对于在外上学的我们应该都不陌生，对就听，不对就遵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很多人从此三缄其口。而我可能会争辩，政治原本应该是通往正义之路，并不是现在勾心斗角的工具，众人之事又怎能逃得开呢？

热爱“祖国”是另一种选择，在无所凭借的西方社会，似乎回到国家与民族的语境里才是最安全可靠的。有些人并不去了解西方的现代政治体制，一谈到祖国便是满腔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并表示如今是个太平盛世。有时，他们会从不同的城市坐火车到伦敦，在雨中等上几小时观摩中国领导人出访英国，然后往朋友圈晒一张主席挥手示意的照片，配上文字“为祖国骄傲”再加几面飘扬的小红旗。这个群体用发自内心的热情追随著祖国，却从不讨论中国的禁忌与自由。

欧洲的小城平静而无聊，无论持怎样的政治立场，我们暂时都不愿打破其乐融融的景象吧，毕竟那时大家只要找到一个共同点就可以和解了，比如不爱玩beer pong.....记得刚到荷兰是八月底，那时节西欧还会出太阳，有天午后去了海牙那片据说欧洲最美的海滩。满沙滩的人，面对闪耀著银灰色的光芒，一看就很冷的北海。在往后的日子里，下过雨刮过风打过冰雹，就是很少见那样的阳光了。

香港，2017年，移民与认命

“知识份子就是要站出来，不然谁还可以站出来？”在香港六个月，我仍对这句话记忆犹新，当时去立法会参访，有人提到为什么很多议案到最后都没有胜算而民主派还要苦苦坚持，张超雄议员如是回答。目睹香港一步步“失守”，直到2017年末连拉布策略都要被“狙击”，这座城市好像真的悲壮了些。

香港总是很热闹，随便走在一条港岛的街上，就有不同的语言钻入耳朵。香港总是不得闲，你略略停下脚步找一找地图，后面行人大概就是不耐烦的一声“啧”，然后匆匆绕过你。但香港也是一席流动的盛宴，不同街角隐藏著不同故事。好比半山扶梯不只是扶梯，而是王家卫镜头中哼著《California Dreamin'》的悸动；浅水湾也不是浅水湾，是张爱玲笔下见招拆招的倾城之恋。倘若2014年以前香港还能勉强称得上“马照跑，舞照跳”，那2014年以后政治议题在话题榜中已登上了更高的位置。



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墙。摄：林振东/端传媒

与此同时，香港的愤怒值又比台湾高的多。2016年以后，我在台湾已经常常听到些“溢美之词”，像是“人家计划一带一路，我们在做什么”、“对岸连水果摊都可以移动支付”，并且在大四毕业前也有越来越多台湾同学去考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也许台湾的民主制尚能运行自由，因此他们可以大方夸奖对岸反省自己。而在进退维谷的香港，矛盾则尖锐无比。去年九月初我到中文大学读新闻系以后，刚巧“民主墙事件”就闹得满城风雨。那时候，我发现在香港上学的大陆同学，在政治立场上各有不同姿态。

小粉红是手撕民主墙传单以及往墙上贴表情包的主力军，他们的“中国”以疆域为边界。那阵子每当去范克廉楼吃饭，稍稍留意此路必经的民主墙，便会发现之前清一色的学生会贴纸逐渐寥寥无几，而大量“红色”表情包呈蓬勃之姿爬满墙壁。虽然我并不知道有谁去贴过，也没亲眼见过那些驻足观看的人群中有谁站出来去这么做，但朋友圈里却出现了一个以表情包“明志”的群体，他们用夹带坚硬维稳立场的戏谑图片怼回香港的本土主义，一切都是那么自信。惯用表情包在如今被视作中国90后的专利，也常在两岸三地的政治观点互怼中出现。谩骂而非辩论，用群嘲且带著“天朝上国”的心态回避问题，是一种幼稚。

政治冷感派也不在少数，他们实践著钱理群先生口中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对于敏感的政治事件唯恐避之不及，希望中国一贯“维稳”。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想经营自己，对政治毫无概念；另一些人则表示即使现状不如意，自己却无力改变还不如视而不见。有一次聊天，室友说起她学校里有一名抗议者，声称绝食但只喝粥，然后她和同学便调侃说“今天艇仔粥，明天皮蛋粥，天天换花样，算哪门子绝食？”。这确实是茶余饭后说笑的一个谈资，但我觉得很难笑，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抗争”这个概念，或者认为所有抗争都只是博人眼球。我有点疑惑，当一个人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权利受损，反抗难道不是第一选择吗？现实却是有人会嘲笑反抗本身，而非询问缘由。

反思者的声音也许会被小粉红的喧嚣所淹没，但确实存在过。记得当时有一篇文章《民主墙、内地生与“你国”》有理有节，不少观点令我觉得读起来很畅快。尽管它在大陆媒体还是逃不过被禁的命运，但这种反思引起了我和一些朋友的共鸣。因为在过去不同的移动轨迹中，我们熟悉了民主制度的起源与运行，了解到那是一种尽量使人活得有尊严的制度，就再也不能当作不知道那样附和现状。未来如果反思者继续进化，那就可能成为这个时代

的理想主义者，在乱世中帶著堂吉诃德式精神，用觉醒的自我意识对抗不公不义。他们会见证理想与现实撕裂的痛苦，却始终坚信卢梭那句“强权不可能永远如此强大”。

一个在德国的朋友看完艾未未纪录片《Human Flow》，不无悲观地跟我说，“我们永远都是异乡人”。这也许和卡缪的存在主义无关，只是在面对一个利维坦式政府时，很多人都沉浸在盛世的狂欢之中，少数人却选择成为政治上永远的异乡人。周保松老师曾在政治哲学课上无奈又调侃的说，久而久之不能移民就只能认命。我哑然失笑，他大概是会坚持反抗的。但对于我们来说，难道真的只剩下这两个绝望的选项了吗？

异乡人



热门头条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3. 烛光集会，李兰菊发言：30年记住所有细节，记住他们生命最后的体温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6.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7.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8.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9.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编辑推荐

1. 添华夏恸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2. 陆委会港澳处长：“杀人案演变成进退失据，港府要负完全责任。”
3. 【持续更新】警方与示威者对峙，现场暂时平静；部分示威者称将留守待明早支援
4.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5.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6. 李峻嶒：无大台、去中心化和“三罢”，能帮“反送中运动”走多远？
7. 核廢何去何從？瑞典過了47年，仍在繼續爭論.....
8. 这些香港老板响应罢市，休息一天

9. 香港酝酿前所未有的政治性罢工，老板和打工仔会连成一线吗？
10. 法梦：新西兰上诉庭判决指，中国有系统性的苛待被告和囚犯情况

延伸阅读

异乡人——马立安：在深圳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人类学家，为什么执迷城中村？

“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二十余年来，她看到“深圳奇迹”背后的历史，亦发起对命运选择的追问。

异乡人——海外务工的福建人：三十年，迫切改变命运的心回到原点

随着移民浪潮翻滚的命运究竟由谁做主，只有被打湿过的人才真正知道。

异乡人——美籍夫妇Daniel与Bridget：在东台湾，他们是陪伴中风病友的银发天使

中风之后的复健之路，就像是一场望不见终点线的长跑。感同身受的他们想要成为台湾病友的陪跑者。

异乡人——刘瓦砾：巴黎的罗姆邻居，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三层歧视

在法国，有牵涉几百万人的“穆斯林问题”、至今仇恨犯罪受害数字仍居高不下的“犹太问题”、以及可能成为小型未爆弹的“华人问题”……而“罗姆人问题”很有可能成为最有效的人权实践试金石。

异乡人——Lulu：我的父母在土耳其博物馆里养毛驴儿

偶然的机，一辈子生活在江南村落里的父母，奔赴土耳其，完成在博物馆里牵驴犁地的任务。他们第一次“异乡人”的经历，成了早年离家的我最大的挑战。

异乡人——雷立柏：东西方的对话不只有手机和高铁，还有孔子和柏拉图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古典语言？“可以帮助中国人理解现代概念，比如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权利，什么是秩序。”

异乡人——在刚果金的中国人家宴上，听他们是怎样将“淘金”过成了生活？

“每个人出来的原因不一样，但目标都一样，都是奔着挣钱来的。”他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在陌生的世界里构筑安全港湾。

异乡人：颜仲坤——望着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远去，他用“佛系”回应喧嚣

窦唯、张楚、何勇、唐朝……这位台湾音乐人在中国摇滚乐最具戏剧性的时间点，记录下音符的火热。接下来，他悠然自得地生活在娱乐至死的北京。

异乡人——黄小娜：在深圳歌唱女工的故事

她从山村里走出来，才发现“故乡”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東西，应该是可以随时来去的地方。而这些女工们，自打出了娘胎，就没有故乡了。